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浣川集卷一至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汪葆

謄錄監生臣馮克鞏

謄錄監生臣董誠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四

提要

浣川集十卷

別集類三

宋

臣等謹按浣川集十卷宋戴昉撰昉字文子

朱彞尊經義考引王瓚說作字立子未知孰

是也永嘉人登嘉定元年進士為太學博士

遷秘書郎出知臨江軍不赴後復起為湖南

安撫司參議官焦竑國史經籍志載所著浣

川集十八卷案相有絕句云近來萬境心如
洗笑改斜川作浣川蓋其罷官後所自號因
以名集也外間久無傳本今從永樂大典採
掇編次釐為十卷相與徐照徐璣翁卷趙紫
芝等同里故其詩派去四靈為近然其命詞
琢句多以鏤刻為工與四靈之專主清瘦者
氣格稍殊蓋同源異流各得其性之所近至
其文章法度則本為禁適之弟子一一守其

師傳故研鍊生新與水心集尤為酷似中如
論聖學論邊備諸劄子亦復敷陳剴切在永
嘉末派可云尚有典型惟是史彌遠柄國之
時栩獻詩諛頌不一而足而胡知柔以爭濟
王事忤彌遠謫赴象臺栩又賦詩贈行深致
惋惜前後若出兩轍昔韓愈上京兆尹李實
書深相推挹及作順宗實錄乃具列其罪文
人前後異論雖往往而然然不應一時之內

半面笑啼覆雨翻雲至于如是豈非內託于
權倖外又附于清流歟其人殊不足道以詞
采取之可矣經義考載相所著有五經說註
曰已佚今考其說惟謂周禮特周公大約之
書當時未必盡行其立論頗為有識至于謂
詩壞于衛宏之序春秋誤于公羊之傳易由
於三聖繫爻象象之互入書失于孔壁序傳
簡編之相亂大抵南宋諸人輕詆漢儒之餘

唾雖不存可也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浣川集卷一

宋戴栩撰

五言古詩

書懷

隨牒滄海隅
兩見初月吐
緬懷故山友
飄散等風雨
低頭緒簿書
仄足隨步武
荒哉舊時學
千石壓一縷
涇渭誰濁清
茶齋互甘苦
癡兒了官事
朝飯或過午
聊為五斗淹
未受三命俯
有得那免失
無闕孰為補
門前流水

車六轡去如組忽逢阮生途微徑何由取夸者類死權
所死固已粗人生天地間誰客復誰主蛙鳴儻適意賢
於兩部鼓蝸角起相攘戰劇赤白羽息機自捐捐獨趣
甘踽踽喧寂不相謀笑人從鄧禹行藏正有時倚樓追
杜甫固知抱書癖未肯學錢虜長纓羈單于尺紙招贊
普古來磊落人過眼蚊蚋聚且復對青山天外修眉嫵
悠然成獨酌醉語免童毀是時秋冬交寒事欲堦戶蛩
蟹夜唧唧草木霜莽莽新詩從何來令我隘寰宇颯然

出世姿一蛻塵與土海風入書幃吟和鷗鴉榻夜光驚
照室恍若珠還浦拂研染松煤自汲寒井甌惡語未用
刪意澹聲節古起看參斗橫的歷掛粉榭

寄題林上舍真意堂用其元和淵明韻二首

趨羸厭市寂洗聽嫌瓢喧襟素倘相越取捨誰為偏卓
哉靖節翁人境得僊山有真諒無贖無往豈有還唯彼
南山雲朝夕可晤言

山雲將雨忙山風得松喧嗟我無用世懶癖抱竒偏駕

金史卷之三十一
卷一
鴻玷清宁猿鶴猜
舊山羨君不浪出
悔我今空還三復
和陶什慙謝不能言

和葉水心會昌觀小集

深居抱窮空
弱質資凍暴
躡齊過高堂
凌陰得重燠
敗素諒難遷
窘逼尚可復
再拜窺著書
甘以謝華轂
涉海浩無津
眩汗頸為縮
萬葩拾一二
淺心自蘭菊
喟焉懷世情
否泰幾翻覆
經綸委道周
伊誰獲已熟
哲人信委蛇
愛士比金玉
蓋摩集雲門
艇湊思遠瀆
一觴為我陶

千載期爾勗歲晏霜雪交故林有喬木

次韻水心端午思遠樓小集

衆媻容獨醜孤正軋羣傾何必遠者思今古同一情士
方慕潔修各以好自縈一旦履華撫爭奪遺世名梟獍
隨詆鳳螭起困鯨醉中觸靈均到今喚不醒明社角
曼衍冶遊眩輕盈無情湘水窟有恨郢山稜

賞梅游中塘分韻得影字呈水心

神僊宅空碧下亦愛人境中塘豈所私羣物賁華景始

憇羅浮舟水迅山石曠三岡肇茲源清曠可百井踈起
樵屋煙密竚玉娥影隴獅鼓雪鬢石烏延悅頸未竟前
後村忽迤東西嶺潔諧竹買隣醜愧擦生癭歲晏澤澍
枯日燥霜力猛翩其千萬芳阻此一半騁窮哦弔羈艷
熾炬藥酷冷誰料風騷家敢奪造化秉兒童駭新觀父
老發舊省初斲莎根移肅布花陣整春筐望雨肥月橋
任枝瘡胡為浪鈎引衆喧侵獨靜滋味已足冠色香難
自屏徘徊重徘徊天北大星耿

獅子隴烏雅
石皆地名

後園老梅為園丁斧而薪之有所存者直幹危
梢耳近亦放三四花吁嗟梅兮生非其地儻移
在離騷園中肯作如是觀耶故詩以弔之

爾梅生不辰失身蔬茹圃雖沾灌溉力却受穢濁侮未
能同臭味祇得共甘苦青隨菜甲肥翠引蒿芽吐與時
自高下何意較爾汝畦丁厭長成恐礙寸金土清陰仰
密葉日日逢而怒踈柯並柔枝旦旦伐而斧如此冰玉
姿若為荆棘伍孤標餘寸息老命懸一縷四圍蒼蘚黏

半心蝕蟲蠹禁持幾霜雪剝落久風雨潛陽動地脉生
意頓鼓舞塗抹三四花豈自矜媚嫵香清不如少骨勁
不嫌古試問白玉堂何如破茅宇畢竟天地間貴賤各
有主苟非吾所安雖榮亦何取說與此花知善自且撐
拄須有歲寒人徙根松竹塢知汝非錯新肯容刈其楚
巡簷一笑春能忘在莒不

送袁著作守徽州

明月我進賢飛霞築朝服歸着萊氏斑堂前問涼燠肘

旁一印懸字刻新安牧清時寶靜恬頽俗迷返復而君
膝上傳騰此名節馥頽鯉躍天池羣鯁蕩相逐中迺有
一鱗不洄亦不泮驪龍雷雷威閃光注兩目未知豢者
誰欲使同鰕鷁君家此二圖厥理探已熟翩然九門去
飫爾萬家福風移戶賦稠雨足山苗或一將蘭芸香盡
洗笏銛牘手別阻齊房心期屬帆軸昔聞孔敬康埋采
彼深谷遲君膏覲車後乘載幽獨

送翁靈舒赴越帥分韻得欲字

越峯羅四圍越水鏡相燭我昔扁舟來十日看不足天
垂禹祠旁海入秦望曲荒寒暝色歸牛背下鳴鴉興亡
百粵鄉俛仰千載俗恨我劣風騷眼到筆不屬君今挾
此遊萬象困搜斲有類古趨將敵勅乃所欲市驅義獻
軍降豎元賀蠱策勲六義右正始渺絲粟秋風吹蟲聲
桂菊漸結束京華萬種身聚散碁着局吾徒日夕偕文
字當杯醪奈何奪此翁為我謝州督

定海錢王郎中

曛曛明月佩奕奕朝霞裳握蘭侍帝所塞蘭思衡湘衡
湘渺何許玉節耿有光耄倪九城民喜色紛迎將曰予
逢聖代有君冠虞唐臯禹翊元化萬宇如一堂欲銷庾
籍蠹乃借芸籤香我聞生人初此屋有蓋藏官漁吏為
吾頽此百尾魴湖南素清絕帛賤米不翔攬轡亦何事
談笑還循良歸來倡九牧論思助時康此別非久隔此
懷詎暫忘湖風開縹碧柳雨滋柔黃朋簪各有贈再拜
獻一觴短章不成琢愧彼金玉相

五言排律

上丞相壽

某伏以六十載循環衍甲申於周歷五百年
同軌混南北於漢京鍾上哲以挺生懋元勳
而未艾恭惟少傅樞使大丞相國公先生道
光聖偶德冠民彛帝載熙而元首尊天綽穆
而國體正四夷是則丕昭明翼之功三壽作
朋永介昌耆之福某身陶恩治心炷誠熏炳

耀形容莫繼清風之頌推原本始敢希崧嶽
之詞謹綴成唐律三十韻獻鈞墀仰祝椿
壽某下情無任欣抃贊詠之至

人統開瓊厯

甲申為
人統

台符煥紫躔數如環復始天與壽

無邊麟閣精神異龍輿寵數專先朝稱舊弼潞國最長
年遼幣猶增遣河流未肯旋爭如今日盛獨致太平全
青社歸傳檄陰山息控弦堤成江勢却疆闢稻畦連變
理功何鉅勤勞意自便寒分編戶粟雪賜羽林錢吉日

登符寶中天啟棟樑九重申駿命一德共蟬聯吾道今
隆矣人文益粲然來歸褒衍聖訪後續伊川美績隨時
現神謀應物圓基扶周鼎晏色補舜衣妍獨立觀昭曠
中持幹化權通融文共武銷壓黨兼偏位乃昭文右功
惟尚父先福流寰海遍謙守此心堅卦象黃裳繇詩家
綠竹篇流傳皆琬琰賡頌幾歌絃峻極千齡際中和二
日前沙堤春駘蕩鳳沼曉澄鮮綺席紛才俊瑤臺映列
仙一經韋繼漢百兩姑歸燕賤子叨平銜清晨染賀牋所

慙恩似海安得筆如椽舉目看霖潤禔身擬化甄願同
松與石潔操在平泉

賀丞相家廟詩

某恭諗肇新廟制寵答功崇宗蕃室以暨賢
光于宰輔康周公而賜魯閱我烝嘗厥基永
休孔曼且碩恭惟少傅樞使丞相國公先生
心傳經濟德紹弼諧洪采薇天保之規率循
初志奏苞栝河平之凱克牧前功上方揆本

以疇勲古蓋緣情而起禮師相擁真王之貴
宗祊增別室之崇薦事惟寅流澤斯廣某聳
觀異數陪激愉悰拜後拜前夙聞佚誥之冊
俾昌俾壽敢賡克頌之篇謹綴成唐律三十
韻申獻冒犯鈞尊某下情無任欣抃贊詠之
至

有永恢皇祚中興挺世臣王封一品貴廟錫五筵新日
月臨華表璇璣近彩晨秀當吳嶠色流自鄭江津給吹

儀褒燧銘功鼎賜拘神游來燕日吉朔契龜辰騶騎傳
呼闕儀鸞供帳陳九街收雨淨午漏帶鐘勻從以簪纓
貴來羞俎豆珍思隨時共肅懼與律回春感激思親淚
春容致主身羣工瞻禮樂百兩溢車輪粵若今為盛應
無古與倫王珪漸寂寞諸葛抱酸辛父子千齡並明良
一德純秉心同此學錫福遍生民日者邦維固天令敵
運屯版圖重入漢玉璽已收秦遵養謀先定規恢氣遂
振相仍鳴鸞驚雙玉上麒麟帝謂先朝舊卿勲不數人

何官崇寵渥無地匪經綸禮始昭陵建思參潞國均有
嚴京邑宇還望越祠鄰犧象時觴潔貂蟬月拜頻煙芬
沾香靄雲氣護輪囷龜泗提封衍韋平系緒詵祝宗辭
不媿善慶澤無垠永輔乾坤晏同濡雨露仁小儒松栢
頌留筆紀蒼珉

龍湫瀑

石壁百尋高噴空飛雪濤鳥窺翻進退龍住本雄豪長
嘯勢隨壯細聽聲忽逃沫霏侵佛像境淨絕谿毛峻頂

聞通海殘流不著舸虹霓無故見靈恠有時遭久對崖
疑動遲行路不勞貫休濛雨句人詠入詩騷

同水心弔薛子舒墓

自劓青雲去長途墜玉鑣有名天所吝無病藥為妖月
斧千家寂霓梭五色銷夢靈虛吐鳳數短實如鷄筥庫
嗟常調弓旌欠特招貴兒嫌苦淡盛葉不蕭條往憶京
華旅相隨柳外橋行藏今止此歲月忽同飄留札寬親
抱緘文付穉髻敬亭花自發族隴木仍喬稍待刊銘志

從知慰沈寥友朋如昨日來往未辭遙
酌散窻生霧吟
寒斗掛杓百年齊一盡終譽在山椒

五言律詩

宿山寺

湔袞六根塵來尋下榻盟夢回秋已至
心定暑初清急
雨打窻過飛泉落澗聲佛燈猶弄影
趺坐到天明

勸耕題正覺寺詩次王文康韻二首

渤澥東南極何年梵室開地形緣水盡
潮勢挾山來古

市朝仍暮遙帆去若回老僧無一事窻日射飛埃
海山春過半未見一花開巖溜無時滴松風盡日來前
生身已到歸路首重回祇恐山靈笑衣巾着吏埃

清源寺

踏破祖師關參黃仍弔顏龍分一脉水鶴占半屏山塔
影浮雲外松陰落照間本因閒到此吟苦不能閒

自龍湫出靈巖

四山竒更峭外看未知山藏此千峰在多應一壑間飄

金剛經卷一
卷一
湍洗雲骨靈異出人寰埋沒尚多有寄言榛與菅

羅漢寺

崖勢石龍如中為大士居茗花時現異檀施最綠渠竈
藝山枝濕燈懸龕影虛山門難即去竒嶂列前除

題石龍

亦名龍
鼻水

嵌崖雙合處罅石隱龍形鱗甲從人看莓苔自舊青兩
窟唯一滴盡日不盈瓶飲此清甘極全令塵思醒

白鶴寺作

子晉昔游處平臺片石成寺名猶記鶴松響却疑笙巖
壁飛雙瀑金沙照一泓野人豈仙伴隨鹿過溪行

寄劉成道

寓吳門

歸淮方向浙度晝一年寒想見添詩卷傳聞攝酒官雨
多江溆暗米賤客愁寬舊友參臺幕應留看牡丹

宿局次韻盧直院炎夜之作

市屋炎蒸極愛眠官署亭灑泉清坐石疏紙出危樵露
草有塵色風枝無動形懷人兼述句鐘盡鑰開扇

定海寒食西湖憶盧玉堂葬西湖之上近傳有
僧請大仙降者是其筆

寒食無朝謁閒携載酒車燧青宮蠟火雨白野棠花舊
友頻游處荒阡一酌賒傳聞有仙筆麗句落僧家

送蔣德瞻弋陽

下車先訪俗期減月椿銀廉使舊知已長官賢過人吏
稀中路接山密道家隣縣譜傳無用祇將琴譜親
坐中有一桃花自屋棧飛下因而即事

幽意靜中見春風處處通
層階生暈碧罅瓦落飄紅
禪語關詩趣寒陰出酒功
人家社日近翠餌搗香蓬

送宋君輔迎母往總所

步合趨臺閣人於此去疑定
應中路台早是十年遲草
奏懷邊略開緘得賀詩從
親登賞處花發小春枝

送盧次夔赴仲父校書之詔

離家向京國客思獨從容
有句詩人讀無書館吏供
蟄雷先一月晴嶺沓千峰
馬上思親處題緘寄所逢

夏肯父為先都倉求水心墓誌未得而歸社中
諸友皆賦詩送其行

文星金石筆許爾有新銘
寬作春風約歸看宰樹青房
留僧閉月舟渡鴈移汀
憑寄梅花酌先賢必典型

餞曹西士宰南康

君名華省裏廬嶽未應過
壽日人兼餞涼風湖際多
茶醒憐鶴睡琴寂聽漁歌
候騎新來說先聲衆已和

送西士之南康

祇聽留行語難工送別詩清才今少比循吏古為師水
轉朝京路山迎近縣時種蓮曾有社應共逸人期

農家

農家何所有掛壁一鋤犁歲計唯供賦門前自好溪剝
麻稻覆日繅繭蛹分雞不復知炎月南風焚稻泥

久雨記農父語

炊煙不出窟雨久未知晴冷縮秧芽爛滋含樹耳生南
風愁甲換濕土怕星明朝客慚無補歸來伴耦耕

眠輕

眠輕夢不定晨戶入踈風清坐一遐想古人皆大空少
言訓俗客忍事付天公祇了此生足不嗟吾道窮

蔡尚書挽詞二首

又報文昌折耆儒去玉除經綸於世密趨和與時踈闕
地祠常袞詞臣說仲舒香名五十載終竟道如初
廊廟平戎策詩書諭善箴十年纔一召未是忽先陰史
局收遺藁宮寮出賜金門生私慟處即是萬人心

徐少卿挽詞

盛業清朝選香名早歲芳所忻逢舜禹寧肯學于張卿
月高秋部恩波徹夜郎誰嗟賢哲事身外欠周防

忽作嚴州夢難隨上雍班行藏天分巧夷險世機閒瘴
酒雲生綠銘旌露濕斑保昌鐘梵曉依舊是家山

曾夢作嚴

州及謫象郡閱圖經
乃知象郡為古嚴州

陳民表挽詞

陳厚之同年之父三子皆
擢第本姓吳葬吳平山

住僻宜玄晏門高聚却說沒猶存議論生豈恨沉淪舊

姓符占地新銘勝寫真登堂曾獨拜愧見德星人

奚帑院挽詞二首

歷官凡有幾五駕令君車健吏猶難色儒生未必踈康
飢祠有像鄉飲禮成書惜阻蒲輪召申公八十餘

藜杖脫朝纓蕭閒物外情問梅添舊句愛石品新銘鶴
侶歸何處雞牛夢已成中庸餘舊業留付後儒耕

夏迪簡都倉挽詞

有子曰詔堂水心作
墓銘全記黃巖登科人

聖代難平進倉官不厭卑恨無終歲壽名有上臣知事

業空流水科名在墓碑兜能起門戶何止繼前基

林酒庫挽詞

林先之提舉為墓銘
葬時先之亦下世

靜夢鐘催漏榮恩露眩花能鐫題墓語終認讀書家
樂齊裘褐風酸送旒車竹軒孫幾輩又減鴈行斜

宋叔簡挽詞

上國曾隨計香名衆所聞百年猶是短寸祿不需分
送鄰家月樓藏臥處雲生芻何必奠徐穉有銘文

郭伯山挽詞

東陽人其先招致諸老教授其子
弟余先伯父亦曾館其西園緣晚

得恩科連辟三任自
盱眙錄甫參歸而卒

歎息名流遠西園事亦新
辟書三度晚歸計一庭春
魂結憂邊夢真傳苦學身
雙峰寒改色應為失高人

挽張知縣詞

卓絕為官事碑銘字畫深
萬鈞持重力一點覺圓心
天地空輪跡賢愚荒草林
老來頻閱世有淚不沾襟

少文挽詞

塵外拾科名儒袍一半青
淒涼余舊友端的墓新銘
池

決騷人墨山空隱士星沒言猶戒佛引葬只芻靈

戴君挽詞

性歲戴君今子見訪頗記有與余同名者獨未識君爾

舊識黃巖族與余名姓同碑呈今日志君繼古人風活
弟寧憐子通身是至公松岡燐濕雨讀易玩泉蒙

前休處士余君挽詞

事向生前了名逾死後新谿山三尺冢詩酒四時春急
義先鄉社憂民間搢紳蜃江纒一葦恨阻送車塵

王秘監夫人挽詞

五桂堂深處霜螢竟不春
獨從前崦路重見道山人
檢點哀詞衆推尋碑事真
應言嫁時物縱在亦為塵

欽定四庫全書

浣川集卷二

宋 戴栩 撰

七言古詩

上丞相壽

某竊以奉珍而賀正月上方疇輔弼之功間
氣而應千齡世咸仰父子之懿生賢有數溢
慶維歌恭惟少保樞使大丞相國公先生一
德登庸明謨洪濟纘戎祖考聿成中興未成

之勲輔相國家宜備太平難備之福某一官
芻秣四體陶埏曩吏於太白峯之旁如瞻崧
嶽今照以紫微垣之度敢祝泰階謹綴成古
長句一首稱壽冒犯鈞尊某下情無任欣抃

贊詠之至

玉麒麟表中興瑞江左風流自韶濩我朝宰相越王家
身為中興開瑞數去年寶獻撲鹿花春風端門散恩華
叢叢萬額扣香穗祝公壽福逾堤沙披輿地圖上意肯

黃河不渾青海靜經綸有道鼎年多惠利無邊壺晝永
冠蟬衣袞真天人却笑凌煙色易陳調娛乾坤入掌握
殮茹沆瀣長精神鑪冶小儒蓬室底倏憶寶從元祐起
元祐堂堂森鉅公亦有文章六君子欲賡蒸民繼周雅
筆欠如椽聊爾耳不然從頭頌勲庸硯蟾應渴西湖水
春風行為判府韓郎中壽

鴻濛何物轉膠轕春風萬里來閭闔佳哉可愛不可名
協氣穰穰如響答去年浙水皆春波今年鄞江春最多

桃源洞口一披拂花胎柳骨含天和散作油雲三日雨
田家喜氣充環堵藜腸得米停春雷共向清流浸杭稌
抗稌可種麥可耘今年上瑞應十分不知化工費多少
化工不自書其勲歸來閭闔門四敞更展經綸九天上
坐令八極一春臺物物大鈞融溥暢君不見古往今來
春復春春風歲歲長如新

題顧凱之畫洛神賦歐陽率更書高宗御跋壽

右司

建安七子雲錦裳東阿冠珮儼帝傍美人依約駐何許
卮言和飾含芳薌虎頭妙處似癡絕丹青貌出花邊月
空詞無色重徘徊多態有顰轉蕭屑軟風吹香能耳蒼
蘅臯芝田晴翠長玉笙飄斷牽情夢羽葆翻開顧影光
蘭釵橫我雙鳳翥調高不染巫峯雨龍髓生霞謝露鉛
蟬衫如水縈金縷瀛洲學士老率更服暗編簡誰施嬌
平生肝腸忽嫵媚神氣鈎畫同飛揚閱晉經唐今幾昔
光景常鮮日月白紹興天子曾品題價重珊瑚何翅百

吾聞商雒神靈居祇今王會臨皇輿願公翊我九疇主
更覩龜呈綠字書

揚子京益壯樓

有兄先為
江東將領

征蠻老將何矍鑠馬如飛龍鎧如石不記腥雲毒雨時
苦憶阿游乘下澤纍纍薏苡化明珠讒夫萋菲何代無
說死嗜生非烈士欲行輒止真賈胡江東領軍今獨步
快劍雄筆風雨過壯骨無身宰樹高壯懷有弟樓名大
樓前萬象供指呼遠蒼近綠開畫圖榮謝隨時各稚耄

宇宙不改同朝晡請君清坐自探索此本無虧何所益
次韻盧直院題秀邸所贈春龍出蟄圖

中興斷鰲四極立黃河不動銀河濕羣龍作御翊天飛
豈有泥蟠初破蟄畫家畫甜難盡神詩家詩苦空絕塵
上聖調合二能事從此角鬢成活身王門沉沉風鐸語
妙舞停鸞歌罷句夜半祥光挾電生知從所賜春龍處
明朝黃麻出漢宮草麻因贈玉堂翁見者傳觀互矜詫
我為指點開鴻濛九州未畫一豐草龍豢於官猶在鳥

後來盛理稱太平麟鳳不厭郊原小我願萬物常安舒
澤焦潤槁早已拘百靈有職不相襲崑崙日月自出入

題吳明輔文集後

水心序陳壽老文古今文字盡此矣吳君明
輔壽光的傳也峭似其師讀此序則併知明
輔矣余何敢贅頗憶從水心游時遇佳題輒
令同賦而送壽老詩余未有述也追和其韻
以贈明輔

冰蠶續絲犀琢軫欲奏南薰終不近水心歸宴白玉樓
一代詞華為渠盡有客觸熱來相過手挈朗月披煙蘿
筆陣森森萬馬肅夜雪未攪千羣鵝游鞭戲鏞偶獨出
見者驚降什六七掇摘世故窮高深鈎揣物情懸得失
子雲老去方草玄雕蟲往往羞少年水心不學駢儷語
評麻品制空現前子今古文自星斗笑殺時流牛馬走
人間百短見一長留此一短無何鄉

水心不屑作四六
雙表付之朋友嘗

云韓氏當國一日欲令直學士
院急振手謝不能手幾墜地矣

走筆代書答西士

帝城百司官事少故府庭閑長春草獨餘人事十倍多
一月束書逾束藁我于其間厭見之語可摹印百不移
深處難論淺處俗令我下筆如黏藕自得君書手不置
報章颯颯生新意漫將長句替寒溫臨流勝寄相思字
久不哦詩詩律疎字字偃蹇煩麾呼羨君作邑康廬下
柔強伏梗妥以愉迺知萬事共一法神熟意便功轉捷
聽訟固應哲士能理賦未省通儒怯往時蔡子尹黃巖

欲試自疑龜屢占祇今登用頗袞袞似此縣債償亦庶
期君規模卓魯上隨世功名真漫浪幸勿棄我頻琢磨
中年師友半凋喪西湖柳色遞晴陰蒲江遠矣誰共尋
近聞鄉里一奇事宿覺庵邊祠水心

捕蝗回奉化泊剡源有感

十月五日江信風小舟搖兀蘆葦叢雲端初月吐復翳
時有鷓鴣鳴寒空梓莢離離掛石髮松蘿矯矯垂羽幢
徒步長歌者誰予乍抑乍揚驚遠厖令人慘淡百感集

呼酒不飲心未降自從作吏泥滓故書蛛網塵滿窓
海田無雨種十一是處犇走祈淵龍龍慵不報蝗四起
茹草啖葉無留蹤早擊暮遮夜秉火遺子已復同蝸蛭
吏無功德可銷變勉力與爾爭長雄矮屋三間自寒暑
居無十日甘憧憧却憶萊堂應夢我白雲正隔西南峰
人生富貴亦何用長年菽水勝萬鍾一丘一壑自不惡
我欲從之邴曼容

刈麥行自靈巖歸示趙丞

大兒牽衣鑷在手小兒攜箒並畦走陌翁語嫗切莫遲
梅風溫雲晴不久兩手便熟鑷無聲黃雲捲地蒼坡平
一聲長歌出臺登麥蛾飛起緣其纓炊煙幕幕暗楊柳
大婦壺飧仍榼酒酒沉飧冷未暇嘗腰骨酸辛一驤首

程郎中生日

明光殿前雙侍史瑞氛曉逐爐煙起玉壺一段冰作漸
風流漢署參差是邇來郵館持節歸御花金帶紅氍毹
何假通侯聯八座此真漢相驚單于遐哉東海一萬里

浴日涵星渺無止只有潮聲似政聲日夜流傳喧兩耳
男耕女織桴鼓閒四民不動安如山願公端委穆天綽
歌謠處處同東海

七言律詩

上丞相壽

仰惟寶慶三禩王正既月少師樞使大丞相
國公先生初度載臨薄海內外惟拊惟歌是
月也冊寶告成饗獻游舉天地開霽民物和

懌皇上寵答元勲恩隆意浹錫以御服之鞶
進以上公之位大丞相方爾謙冲不居異謝
唯謹君臣之間至美全盡可謂盛矣某得之
朝野以為大丞相所以翊輔聖躬雖飲食起
居猶屬之意懿哉此社稷無疆之福也某身
出甄陶喜倍夷等愛切者情深忠過者辭僭
竊謂用人大權要在察微馭外長算不必務
速因獻斯語以庶幾穆如之頌若夫某之鏤

恩銘德雖殫南山之竹未足叙也謹綴成唐
律七言十首以侑萬有千歲之壽冒犯鈞尊

某下情震惕怔營之至

篆金成寶玉成編春滿東朝萬象妍黼袞有尊天子聖
鹽梅無迹上公賢日開喜色臨黃道風遞和聲下碧躔

清曉兩宮齊錫壽三槐影裏沸傳宣

右冊
寶

宗祊享德本無私手捧義輪上玉墀犧象潔新親薦處
鳧鷖燕樂守成時重闈昔誦明光賦碩輔今賡聖德詩

一體君臣同五福無窮無極太平基

右饗
獻

天心妙處不難通祇愛忠勤與至公雲映禮容呈曉霽
雪符臘令報年豐的於何處容人力誠到無言是極功

試向璇璣觀大象三台夜夜色齊同

右天
春

帝里熙熙笑語閑新春勝事總相關眼看長樂鴻名建
心愛淳熙盛象還雪曉萬家沾廩玉月宵九陌湧燈山

昇平此德將誰報一炷晨香斗柄間

右人
和

萬釘寶璐價連城賜勅初宣上不名虹彩助成霖雨潤

龍光疊映衮衣榮五湖四海歸蟠際萬歲千秋侍聖明

應笑唐家于闐玉不於房杜表忠精

右玉帶

上傳新加鼎鉉金辭榮幾度至今力陳遜表撝謙甚

細想神毫注意深道合明良闕數運禮隆典冊答羣心

越王盛業輝煌在欲把緇衣百遍吟

右太傅

聖主千齡不易逢直應護養到清躬觀書子夜勤毋過

願志宸庭樂自融盛有聰明稱帝舜深於保輔是周公

治平元祐從頭數此是皇家第一功

右翊輔

手引羣工上帝庭常須吉士認儀型一般笙磬方同曲
千古蒿蘭各異馨泰道正應分內外前賢錯是說調停

願歌周雅卷阿什鳴鳳喈喈梧葉青

右用人

古來要鎮及邊城祇在深謀不在兵廟算何曾有遺策
將臣容易欲要名弱翁持重羌還服裴度經營蔡自平

靖定規模天廣大會須混一到神京

右馭外

天地深仁不自知物纔有識荷恩私前年倉鑰塵遮面
今日朝班笏拄頤宛若凌虛生羽翮了無報效及毫絲

平生金石不移志只在釣陶聽所之

右自叙

賀水心先生七十

欲盟鷗鷺老昌湖其奈君恩未許何
遲此經綸今日後定須酬折得年多
著書新藁天無盡閱世閒心海不波
七十却嫌人賀壽繚牆閉雨長庭莎

題朝爽軒

不須拄笏覓西山太白峯頭雪未乾
物景四時俱是爽江流三面此為寬
慣來幽鳥遺巢在欲縱香苞和雨寒

我有一言君記取勿栽高樹近欄干

題雲巖寺

纔見好山疑近寺却尋流水入山來坡頭上下無平屋
松色中間有落梅越地此方全是海唐碑其字半生苔
萬菴老子吾家客說到儒門眼倍開

題覺海寺廟二首

用商
宰韻

山頭金碧八層天下瞰平坡百頃田靈跡解扶明聖運
斷碑猶記會昌年日翻烏鵲觚稜過風落蠨蛸玉帳緣

祭罷數翁沙際立暮潮一舸去翩然

秋雲閣雨暗江天雨外鋤犁治廢田作吏自慙空送日
爾農何事不逢年荒村獨往無人識古寺頻來有佛緣
暫借茶爐供煮藥松風遶鼎却泠然

祈雨二古跡

劉伶墓不知何自在此廟前置一巨盃煬帝廟蓋海商所立因見其

羽衛于海上歸而祠之紹興中以二妃靈應有詔加封

已出郊垆曙色微田翁指點路分歧門前大白劉伶墓
壁上篋篋煬帝祠五斗精神醒亦醉二妃恩寵死相隨

何如一挽天河洗却為君刊萬古碑

題方干墓

生前知己人誰是今日人人識姓名
墓地不封秋樹死詩壇空在墓山平
子孫零落行人醉畫像微茫釣渚清

惟有寒蟬思淒切別枝依舊曳殘聲

方干鑑湖西島詩云世人若便無知

己應向此谿成白頭此語良足悲今墓在鑑湖鶴盤遠勢投孤嶼蟬曳殘聲過別枝此方干警句也

大水次友人韻

天公豈是出新竒漲潦茫茫秋暮時
牽浪何曾傳雨信

迴南不用掣風旗拍浮甕盞鳴相屬顛倒籬牆去若馳

數日羲和尚羞澁嫩黃晴影浸清漪

鄉間風水多作於七月必須醞釀數

日而成謂之牽浪既雨之後又須待作南風方霽謂之迴南今此九月作水繞雨即驟欲霽亦不復作南風矣

一作萬物可憐芻狗

似朝來晴影漾清漪

和廬直院秋懷

因秋又動長年情老却於秋分外清病骨汗銷衣亦健
水窓影淨日添明有聲無譜寒蛩切似定還狂暮葉輕
不為鱸魚未歸得問言微宦欲何成

答徐提幹移居之問

借居僧榻淡於僧欲築三間屋未能諸盜忽聞黃榜捷
空園亦喜綠陰增梅天氣濕常留火草岸蚊多懶近燈
自笑病衰無可用夢中檄就筆飛騰

曹徽猷生日二首

東皇縹仗下層雲來駕和風再浹辰勲闕此時生鸞鷲
天家滿意抱麒麟方瞳的皜輝遲日綠鬢扶踈受蚤春
太史談公甚竒異老人星即是前身

天聖陰功天下母慶源重此毓英豪政區賢否澄冰鑑
詩得江山妙線毫已使列城歌既醉可無衆口賦崧高
油幢誰道容溫席行從君王宴碧桃

送陳叔方閩縣丞

兩年湘岸聽籌聲又向閩峯住冷廳可是初階帶朝籍
已聞獨薦起齋鈴秋邊梧葉無風下旱後苗根一雨青
客路方新世路熟莫將彩筆鬪英靈

送陳漫翁教授官滿赴都下

嫩黃千點糝槐枝此別諸生倍所思判牒署名書字小
開經酬問具餐遲竹邊亭在誰招隱囊裏書成合濟時
東府主人偏愛士為歌厦屋杜陵詩

欽定四庫全書

浣川集卷三

宋 戴栩 撰

七言律詩

送侯居甫監軍罷所門

青雲直上不留難也向神京效一官
御帶禁嚴曹事少
員分省戶薦書寬
明時蘭綺曾何用
昨夜邊烽未肯寒
定有囊封神廟畧
還同新句寄來看

送蔡子重知松陽縣

葉嶺書翻昨夜風主人應辟出山中長淮再定因前畫
小邑頻難試後功辦得分明歸版籍寫將清靜入絲桐
朝堂赴日勤延問應說無它只至公

送趙端行殿試

杏園詩句定無如却擬凋弓賜得緋立仗陞郎無唱姓
過江宗相有傳衣紅塵輦路桐陰滿翠箔人家燕子飛
過馬傳呼齊指處鞭絲一半拂金鞵

送先室歸葬西山

結束遙裝異昔時江頭送爾一霑衣五年客殯依禪寂
千里香魂與夢歸閨美欲書碑易盡龍封新斲草應掃
西山便想西湖是雲樹深深谷鳥飛

送廬陵胡季昭夢昱以上濟郎封事貶象州

古郡荒涼象跡新君行況是去裝貧此愁欲別柳邊雨
明日初程桂外人從古不多如意事加飡宜惜未歸身
春風未必天涯盡木榭花開瘴水深

漁浦

久慚竊食侶鵝鴻尚以詩名玷至公喜對親慈說田里
了無事鄙到船蓬漲流暫急潮差候陰靄俄銷月在空
夢讀道經人一笑却憐踈直有仙風

趙開府儀國公挽詞

郎星卿月遽輝光忽着蟬冠換鷺行人世閱來知幻境
鈞天歸去侍先皇棠陰政惠人人說花底篇章字字香
一段風流埋不得傳家玉雪照人旁

西湖曾伴玉堂仙我亦陪登李郭船便有薦書如舊識

賸懷此意忽重泉西風引旒笳吹咽東國疏封寶冊鮮
如此哀榮將底恨淚因知己自潸然

盧直院挽詞

五十一迴春夢中兄悲子哭想東風別司制勅歸天上
不共塵凡住域中幌拂幽絃琴自語奩遺殘粒藥無功
松颺九里淒歌薤依舊西湖不負公

吳狀元兄泳挽詞

理學通深藝學高一官俄逐盛年拋門中晁董刊新誌

海內陳雷哭舊交黃落已空秋半葉清芬未著臘寒梢
魂兮有句重吟否謝眺山孤月轉均

莆門陳東野挽詞

楚望之父

碧海雲邊為小隱暮年世味等空濛笑看朝友題街閣
愛共鄰翁話歲豐書述南軒兒自注詩參東野字應同
一丘裘褐甘寒夢逗曉踈鐘出梵宮

挽張金都郎中詞

喚作郎官三十年淡於名爵自應賢摩天靈燄諸生筆

匝地春風使者旃手種路松添墓色門開族井冽炊泉
淳熙耆舊今無幾忍把豪華萬口傳

挽林知縣朝奉詞

兩拜恩綸世澤垂皇天老眼未嫌遲百年忽失古君子
四海難逢今吏師祖奠兼排遮道帳影祠別寫憇棠碑
湖堤蓀滿讀書處雪意將雲萬疊悲

林節推挽詞

屋角皇天眼最明君今吉報在佳城獨僉綠水花邊字

不並黃金砌上行
權量無私堪宰物
詩書有澤合銷兵
戕戕工部新銘出
安固江流分外清

朱邛州挽詞

未赴邛州

湖湘夢斷兩旌紅
素業俄隨逝水東
邑政清平民是子
京錢流轉楮如銅
祇今吏道通才少
况爾家庭友誼崇
欲挽九原無好句
漫同回札寄飛鴻

挽陳縣尉歌詞

太守徐澄題墓額

欲裁薤曲問耆賢
見說聲華四十年
六館已推天下士

一官何羨吏中仙
白砂舊事漁樵老
縹軸新銘蠟墨鮮
便覓當今徐揖筆
榜知如玉在松阡

夏運屬挽詞

有園名
湘中

我愧文襄漫述銘
喜聞詩挽遍羣英
俗媮萬事皆漓薄
子孝重泉獨顯榮
著脚官塵能道遠
委身王事不求名
故園引得湘江水
依舊東流徹底清

東山隱士曾公挽詞

兒袍已綠鬢絲鮮
尚愛寒檠對夜編
里不聞喧欽德重

金少隱人卷三
詩能藏巧得名全
慈平心是今時佛
隱卧身多晉傳賢
曉奠所親凝慟處
憶曾持酒壽新年

丘處士挽詞

自移小隱寄西關
終是高人性愛閑
夢到春潮生荻渚
眼看舊友上蓬山
碁聲忽背樵風遠
書影空涵擢月彎
令子相過猶昨日
不堪衰鬢淚霑斑

哭周茂洪

清襟無物最憐才
怪傲翻從怨口來
於我此生同管鮑

昔人何處覓陳雷
龍駒有種長途見
寶鏡無言衆醜猜
一慟欲從天外酹
吳門斜日起雲埃

徐太博母夫人挽詞

介婺之蘭江人墓銘載其家昔以禮學登科

孫榮子貴問何如
籟竿盈庭學魯儒
若盡禮宗天下少
縱修彤史古人無
歸眠山館還知命
賜吉朝衣得暫娛
欲寄升堂千點淚
蘭風吹雨暗前湖

朱尚書夫人洪氏挽詞

尚書福州朱文靖公之孫東岡其功德院也

八座方新玉鉉家
粧臺忽掩五雲賒
徽聲不愧古彤管

覺性能空曇鉢花
夜月東岡踈磬度
春風南國去旌斜
所親多少酬恩淚
待看重封燎詔麻

裴府陳夫人挽歌詞

禮部劉郎
中為墓誌

玉閨還是佛中身
只採蘋花了世塵
閒度芳年孤月曉
貴聯戚畹一庭春
青枝路接藁砧近
瑞錦辭翻黃絹新
我亦卜鄰平樂里
忍聽歌薤咽清晨

林孔英岳母盧夫人挽詞

南澗承家事
遍經東床得壻衆
知名縱於人世
百年短

添得儒門一倍清
科第旋收夫又子
空緣自解歿猶生
新阡聞與姑塋近
松靄朝昏管送迎

五言絕句

官滿寓濟川館得葉嘉仲和朱宰梅花詩次韻
云作梅花詩當用歐公雪中酬唱今凡詩家常
用字一切屏去乃佳朱令君僕未識面見足下
道其語差強人意又與斯君德潤善乃賡此
詩以興譬諸草木吾臭味也

一徑過寒竹所知三兩僧自憐入山淺孤立本無朋
經年一會面危坐擁寒灰絕勝對餘子一朝來百回
愛日經簷煖游蜂撲紙窻吾生豈拘束一笑俯濤江
伊誰同歲晚懷抱向君開烟雨悶芳信望君來不來
飢雀啄芳蕾蠹苔侵碧枝是中渾不較刻畫未嫌時
曠野多風雪陽和一點通不應歌咒虎吾道豈其窮
草木有麟鳳衆中分等流終然浪題品麟鳳自知不

七言絕句

斜川晚書

水減橋痕暈翠霓
弄花小女立晴堤
蜻蜓欲下嗔飛去
擊濺驚流過樹西

永康道中

漲淥無風影自搖
荻花生刺藕花嬌
山禽不記春歸去
深樹一聲婆餅焦

油笠芒鞋筇一枝
晚秋天氣半春時
雨多樵徑行人少
山崦青紅叫畫眉

泥沙過迥人家少烟樹幾行山一圍漸近界牌聽喚酒
柳塘春水鷺鷥飛

佛舍利塔

海天五月氣陰清單綵無功絮有情踏半浮屠見滄海
風搖鈴鐸是商聲

定海九龍山

佛燈孤照淨琉璃吟盡踈星印水湄更覓九龍飛下處
人言山僻過于詩

育王涵秋亭

流水山間只似秋碧天無雨自颼颼寺童邏笋時敲竹
竹與水聲相共幽

宿育王河頭庵

晚靄圖成紺碧天鷺鷥無數起平田渡船委岸人家閉
却向僧床聽雨眠

次趙常博題淨慈僧曇印得御書真贊

僧號
松巖

黃紙書涵雨露恩春風寂寂閉巖門松間時有神光現

不是孤園禮世尊

僧道暉疏泉疊石種松竹梅有詩求和次韻

松下煮茶水折玉梅梢掛衲蘚黏綠莫侵石塢竹邊行
行處明年減新竹

贈黃叔向二絕

買屋建康名曰
艇艇昨曾從軍

常恐清吟不療時軟弓輕劍學兵書君今得句歌紗帽
馬上功名更莫踈

艇艤江南幾度春幾時遡洛向咸秦若應只載閒風月

擊楫英靈笑殺人

贈朱子文因寄朱元剛二絕

朱法曹余同年進士也子元剛從余

遊近見其詞藻進長忽從兄子文訪余於蕭寺詢以迺弟風骨云當遂有成病中因子文求詩輒和水心先

主韻併寄元剛

僻寄僧房鎖月蘿
驚來客屐卿雲莎
病侵瘦骨寒於水
却說冲和占得多

故人墓木半藤蘿
兒姪東西鴈一莎
絕喜阿連新筆長
契君風鑒愛渠多

五月一日出局偶書

坐局無營飯又茶楚騷詞裏記年華小窻不厭經宵雨
紅到葵梢第一花

題浣川

五十知非雪鬢鮮尚將疎褊謫塵緣近來萬境心如洗
笑改斜川作浣川

浣紗元是此川名鷗鷺蒲荷物物清入把淵明居並擬
如今倒換學淵明

兩山影浸青於染十畝光涵玉不玷裏外無斜又無曲
新名換得最相宜

仙都示馬令克

釣魚自薦桃花飯借麴新蒨竹葉醪一段清貧眼中見
定非裝點入詩騷

集句

上丞相壽

某恭遇某官維嶽降神自天錫嘏喜歌驩詠

海寓攸均某竊惟繇嘉定善治以來歷載二
八紀度修明朝野恬晏用能緝熙庶功迓續
興運齊魯趙魏歸于職方玉寶誕膺竹帛登
載誠足以揚鴻休而鋪景鑠也乃正月之吉
褒崇儒先奎閣隆名寶鞏穹渥推予不靳煌
煌乎元祐之盛心矣覆載之間物物順軌格
天元勲昭著煒奕夫業鉅者報豐美備者福
茂則萬有千歲媚于一人鼎鼐安樂衣冠昌

衍皆天意人心所叶順者某詞荒學類窘於

形容謹集唐人句為十解庶聲之九龍簾與

宋無數冒瀆鈞尊某下情震懼讐慄之至

赤墀黃閣自從容

溫庭鈞

人詠元和第一功

張籍

萬象曉歸

仁壽鏡

李建勳

旌旗初下玉關東

戎昱右隆相業

後漢今周喜再昌

杜甫

無人金闕議邊兵

陳陶

二儀清濁還

高下

杜甫

萬國笙歌醉太平

杜牧右開中興

澶漫山東二百州

杜甫

君恩如水向東流

李商隱

樓前立仗

看宣赦

王建

白壁黃金萬戶侯

高適右收山東

河北將軍盡入朝

杜甫

九重春色醉仙桃

杜甫

沿邊千里渾

無事

姚合

雲捲長天聖日高

杜光庭右復河朔

翔鸞闕下謝恩初

劉禹錫

玉印前頭鹵簿車

顧况

每日請來

金鳳紙

王建

修成幾卷太平書

姚合右紀進寶祐新修儀注

今春喜氣滿乾坤

杜甫

應有蒲輪輶白雲

汪遵

恩與內分金

帶赤

杜甫

草堂馬敢更移文

楊嗣復右禮耆英

去年沙觜是江心

皇甫松

近日汀洲綠葢深

李端

龍伯驅風

不敢上

温庭筠

揚花不動樹陰陰

白居易
右靖海濤

萬歲千秋奉明主

杜甫

坐令四海如虞唐

韓愈

一門累葉凌

烟閣

揚巨源

功業汾陽異姓王

杜甫
右介壽祺

十二樓頭花正繁

温庭筠

朝迴環佩五雲間

車

金鱗不動

春塘滿

温庭筠

天上仙人愛靜閒

周賀
右新潭府

曲江汀滢水平杯

韓愈

便覺春光四面來

令狐楚

荀令鳳池

文杏別

顧非熊

先於門外百花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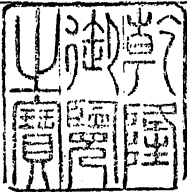
劉禹錫
右襲世科

詞

柳梢青

登岳陽樓

袖劍飛吟洞庭青草秋水深深萬頃波光岳陽樓上一
快披襟 不須攜酒登臨問有酒何人共斟變盡人間
君山一點自古如今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浣川集卷

四至
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騰錄監生臣王人作

騰錄監生臣秦澐

騰錄監生臣王兆泰

欽定四庫全書

浣川集卷四

宋 戴栩 撰

奏疏

聖學疏

臣仰惟陛下英明冠古聖德緝熙凡在列之臣得以面
清光者無不以講學為言所謂講學者中庸大學其首
也臣不佞以為陛下之所講羣臣之所對未免寢流於
虛文臣請掇其切於實用者言之臣聞中庸之學自謹

獨入大學之學自致知入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夫能謹於喜怒哀樂即自其謹獨而得之人雖中智其不知戒懼徒以隱顯殊制作輟靡常惟於不睹不聞者謹之則誠意所積流通無間今陛下臨朝若神非不嚴恪恭已南面非不粹淵然退而寒之者多矣誓御使令慧黠順適者獲進巧詐迎合者見容燕飲之不節舉動之少輕宮庭隱微一有過差皆足以干陰陽之大和近者

星象遠度陰雨彌旬螟螽為沴穀價騰踴疢癘洊作流
離日繁陛下反之於躬真足以位天地育萬物乎然後
謹獨之學可驗也大學曰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
善夫能底於至善即自其致知而得之天下事物無窮
而莫不有定理其本末有倫先後有序惟事事物物求
其至焉一理既通觸類自悟今陛下精一之談不絕於
口危微之旨日陳於前然尊所聞行所知者鮮矣處事
用人明辨是非者有幾別白邪正者有幾號令所出朝

更而夕變除授所加倏佞而忽賢朝廷施設一或失宜
皆足以名天下之釁侮近者訛言迭興叛孽間起其事
未作而人疑其無成某人未用而人疑其必敗陛下反
之於躬真足以明明德而新民志乎然後致知之學可
驗也臣願陛下取二書而觀之不以廣誦泛說為能而
以切問近思為貴執中必如虞舜繼志必如文武克明
俊德必同於堯日新其德必同於湯守之以誠養之以
敬日夜去其所未合而不忘其所已合然後講學之功

有補矣且夫中庸大學一理也中庸之九經即大學所以治國平天下者也大學之母自欺即中庸之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也書二而理一陛下能自得師則優游饜飫皆是實誼左右逢原莫非妙用惟當使此誠此敬無一息不存耳昔唐德宗出宮女屏遠玩好淄青將士投兵相謂曰聖主出矣吾屬猶反乎及其猜忌一生以推誠為無益則正元之敝有甚於肅代陛下於此察之使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聲名洋溢於中國施

及蠻貊則主勢日隆獨非今日之急務乎唐憲宗平淮
蔡制馭強藩當時論者謂非朝廷之力直以措置能服
其心及其驕侈一萌任用便嬖聚斂之臣則元和之治
終愧於二祖之風烈陛下於此加省焉知善則得之不
善則失之惟命不于常則天命日固獨非今日之永圖
乎夫以陛下耽玩此學之久嗜慕此學之篤而又體察
此學之詳臣申復其端則不以為贅辨明其實則不以
為忤而臣進對之始亦姑論其大略而未敢徧舉也狂

瞽之言罪當萬死惟陛下裁幸

劄子

乞補外劄子

某一介極陋百爾無堪分甘選海之藏敢起周行之夢
忽超故府旋厠儒官既不繇班次以通閨又獲免塵勞
而作縣僥踰已甚恩造難名某早夜忖思髮膚誓報豈
不願効駑鈍以酬洪遇豈不欲苟歲月以希叙遷第惟
怵迫于私門所合披投于化冶伏念某有母八十景薄

桑榆臥病頻仍日親藥石若非求就養之便恐莫遂怡
顏之期敢望朝廷曲賜敷奏察小已由衷之悃體方今
迭補之規特與陶鑄在外一小小合入差遣庶幾上廣
錫類之仁下全知分之耻某感戴恩紀銘鏤心扃儻未
棄於明時尚勉殫於異日惟是資歷至淺躡控非宜突
犯威尊下情無任震灼俟命之至

再乞補外劄子

某一介么愚輒冒鈞威申瀝悃忱某粵從筦庫徼倖學

官可謂竊儒之至榮豈非曠世之奇遇黽勉寸職圖報
明時迺分攸宜亦某夙志唯是有母八十抱病沉綿日
起枌榆之恩欲親藥餌之便某比者控祈補外出于由
衷未拜俞音復叨峻擢載循微瑣實不遑安或自速于
顛隳恐倍煩于造化欲望朝廷特賜敷奏陶鑄某在外
一小小合入差遣庶幾就養以廣錫類之孝服勞以體
更迭之規天地恩隆髮膚誓報干瀆嚴尊某下情無任
震灼俟命之至

祧廟議劄子

某一介么瑣誤蒙拔擢實在政府仰惟大丞相國公先生識學淵深動與古合而議者乃謂英廟當祧某輒輸管見以備采擇某竊謂不必祧者二不可祧者三夫子七廟之制昉於書詳於禮今之所以議祧者正以廟數已多不合於七廟之制耳某謂此知七廟之說而不知七世之實者也夫所謂世者父昭子穆各為一世若兄弟則同此昭穆不得以世言昔者仁宗祔廟禮院欲

以太宗為一世而遷僖祖於夾堂孫忭以為太祖太宗
共為一世合存僖祖以備七世之數有詔從之今茲大
行皇帝以世數溯而計之自一祖四宗功德巍巍百世
不遷之外英宗為一世哲宗徽宗為一世欽宗高宗為
一世孝宗光宗各為一世其與大行皇帝纔六世耳况
高宗又為不祧之宗其實為五世於七廟之制未為溢
數此其不必祧者一也議者謂若以兄弟同為一世自
太祖而降距今大行皇帝猶為十世某謂此知所謂世

數而不知宗在廟數之外者也夫所謂宗者皆在七廟之外劉歆以為有功德則宗之不可豫為設數周公舉商三宗以勸成王則是宗無定數故班固定諸儒之議取劉歆為博而篤以其合情義之中也本朝一祖而下太宗有戡定宇內之功真宗有藻飾太平之功仁宗有又安天下之功神宗有肇正法度之功至我高宗中興其功尤茂凡此五宗百世不遷景佑元符紹熙詔書固已備述要皆在於七廟之外以此數之安在其為十世

耶此其不必祧者二也且古之所謂祧者以遠廟而為之耳祧之與廟本非有所降殺特以久近示有別異而已若有所降殺則是子孫得擇其祖而事之非為禮之意矣故曲禮所載自考廟而上凡五而以二祧足之考周官守祧之注則周以文武為二祧而其後各以昭穆附之修除黜堊精嚴若一今若議祧則必如周人文武二祧之制自太祖而下皆擇其親盡者奉之於祧方為允稱若獨祧英宗則於情義有所未安此不可祧者一

也議者謂今特用唐人之制遷之於夾室自僖祖順祖翼祖宣祖固行之矣某以為不然夫四祖者皆未始親有天下特以太祖初興肇立親廟故備數而祀之今英宗撫有四海篤生神宗聖聖繼承以迄於今其在先廟翼祖既祧而復舊宣祖當祧而不遷其謹之重之猶若此及孝宗祔廟太宗正東向之位而後宣祖僖祖始遷於夾室今英宗之事與四祖不同此其不可祧者二也又所謂祧者以親盡而遷也漢人謂親廟四故有五世

親盡之說按經傳明文天子七廟則安得六世而遽遷者且漢人五廟迭毀之說本出矯枉蓋漢在京師之廟百七十六所而上食衛士祝宰樂人至七八萬人故貢禹始為迭毀之說今祖宗之廟專嚴簡靜本非有礙於事宜揆之以祖功宗德不在廟數之限則英宗廟在七世之內豈得謂親盡而遷乎此其不可祧者三也夫宗廟之議至嚴至重若非出於至當則不可輕動况子孫之於祖從其厚不從其薄惟情有所止義有所極則不

得不為之節今既有不必議之實而欲行不可為之議則幾於薄矣前日九世之廟而為十二堂本襲唐人九廟之制今若布告中外使知一祖五宗百世不祧在於廟數之外則雖祔大行皇帝復增一室猶不害其為正七廟之名也而又何必更張乎惟並觀於羣議之合違而獨得於廟謨之精微則於禮制有光矣冒瀆鈞嚴下情無任震灼怔營之至

答兩項祀禮劄子

某伏蒙台翰以某前日齋宮曾話及先農武成王祠曰
重賜垂問極佩隆謙某意以吉亥饗先農當在祈穀祀
上帝之後蓋所謂吉亥乃是涓亥之吉者非謂上亥也
若未祈穀祀上帝則於上辛以後選吉亥而用之亦何
不可唐制既用十八日又用二十八日二十九日豈得
為上亥乎上戊祀武成王亦當在上丁祀文宣王之後
蓋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此上丁見於禮經
者唐開元立上戊祀武成王之禮特取其降於宣聖耳非禮

之舊也若上戊在朔日則自宜展用中戊唐貞元中從
議禮者之請遇上丁釋奠與大祀同日則展用中丁丁
猶可展而况於戊乎若兩項祀禮如此施行方得允當

今檢唐會要數項併唐志簽出申呈伏乞台鑒

嘉定十七年正月

月二日巳亥祀先農四月辛丑始祈穀上帝二月朔日
戊辰釋奠武成王十日丁丑始釋奠文宣王故有此議

論抄劄人字地字格式劄子

古今以立法為最難不獨朝廷之法凡州縣議一政處
一事其創立格式未有可易為者蓋區畫議論之初本

皆以美意為之及其思慮微有不周則奉行益訛而實利不及于民矣竊覩大府頒下抄劄格式釐為三等有力自給之家為天字號不糶不濟其次則地字者糶人字者濟彼有力自給之家固為易見若其以粗有田產藝業者為地字鰥寡孤獨癯老疾病貧乏不能自存者為人字某竊謂立式容有可思者且田既不種矣雖有數畝之產安所得食鄉里既皆貧乏矣雖為工為匠為刀鐻為負販誰其用之且既有數畝之田則不得不謂

之田產既為工為匠為刀鐮為負販不得不謂之藝業
若此者而不歸之地字號則抄劄之官且以失實獲戾
矣聞他縣官吏有疑畏過甚者必鰥寡孤獨癯老疾病
而後歸之人字如此則得濟者幾何人哉是固不知抄
劄立式之本意且既云鰥寡孤獨癯老疾病六者同濟
矣何止及于六者而不及於貧乏也今定海抄劄之人
字固無此患而其所慮者止地字號耳蓋官吏拘于
格式不得不以田產藝業為地號若官司必曰地字者

止糶而略無以濟之未見其可也某遍走阡陌備知其疾苦而深得其情狀大率中產之家與貧乏之家其為缺食而仰給于官則一嘗聞其言率多怨懟曰吾薄產之家歲輸秋夏二稅以報國家今吾田荒不種無所得食而國家止濟無產之家耶且吾輸納義倉政以為歎歲備今若官不給我則俟隣戶得米攘之而已又每見抄及鰥寡孤獨癘老疾病之人則譁然來曰明春耕種必須強壯之丁今強壯坐視其飢餓而殘弱獨蒙濟給

可乎夫人情無厭固難盡徇然反覆思之亦殊有理或
者乃持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之說某以為此非
為救荒設也文王治岐耕者九一民樂其業本無窮困
之民文王猶慮其然故仁政之施必以四者為急非謂
舉世皆窮民而仁政獨以此為先也今乃欲以文王樂
歲之政而為饑年救荒之策是豈謂知理者哉為今之
計莫若使人字者五日一濟地字者十日一濟去賑糶
之虛名而使民被賑濟之實惠此策之上者也又不然

則地字之家計其大口之數或兩小口當一大口其及
三大口者摘濟一口五口以上則摘濟其二或口數頗
多次第增添庶幾一家之內足以小補不至全然闕食
缺望而爭此又策之次者也若曰吾以人地兩字分為
濟糶今又混之不可某謂此二策者固已分別地字人
字俾所濟有等差矣非混然費官司之米而無辨也若
必欲使人字者濟而地字者糶人情見其家之有無不
甚相遠也彼空手而得米此持錢而後得之其能帖然

乎大則喧闐生事小則訟牒繁興咎將誰任伏惟大府
少垂察焉

乞將清泉兩管均濟摘濟劄子

某一介庸孱過蒙使府驅策將清泉兩管去歲被旱最
極去處令某監散賑濟米斛某除已同官長錢宣教一
一詳議斟酌施行外見本鄉東西兩管綿地五十里以
戶計者凡千二百六十一以口計者四萬三千九百六
十四其間省地字號人戶例欲求賑濟扶老携幼懷牒

紛然稍不得志動以死生脅嚇官吏某既日與受詞猶復詣提督府判寺簿等使衙變名易第陳乞不已某載惟始者抄劄崇丘等鄉已曾妄陳便宜於府謂地字人戶與人字相去不遠宜少有以賑給之今崇丘靈巖兩鄉已蒙府判寺簿申稟使府添給米斛矣百姓獲此甚大惠也某竊計使府米斛有限難以盡行添給某遂將兩管所結給散甲分其鄉里足以相知者遍行訪覆具知其家之有無錙銖不忒有家力相去不遠而一家至

於全給又有一家略不霑惠者遂令通融或輟半口一口以遺無給之家使其厚薄不致殊絕名曰均濟間有死亡事故者俟其家葬埋已畢旋與收上亦以給所合均濟之人更不別請官米唯是東管地字號者稍多不免照崇丘鄉例隨宜摘濟却以都正吳俊等米添給計其為數亦不甚腆除別狀供申外欲乞台慈特與申府照應

論邊備劄子

某僭有出位之悃惶申稟邊備一事大丞相廟謨默運
已極周密某海瀕之人又嘗試吏定海竊見温台明越
海道所接實為要切似聞曩者海舟往戍多為山東所
留今者山陽餘黨若以重兵討之恐彼懷侵軼之計出
吾不意則海道之近於山東者不可不為之備明越猶
為重鎮若温台則素無兵備守令自財賦期會之外未
嘗過而問焉謂宜密諭守臣凡軍器之未飭者飭之軍
額之未補者補之私販競渡之酋鄉豪雄長之輩皆陰

籍其姓名使足應倉卒之用而不在于張皇此亦預備
之一端也某書生竊亦有志於事功區區報國之忠每
欲自竭而恐無益於時今當去國輒陳一二更乞鈞慈
特賜詳酌如某言無可采得寬誅斥之辜實萬感幸退
惟嬰突下情無任震汗之至

欽定四庫全書

浣川集卷五

宋 戴栩 撰

碑

定海雲雩三公廟碑

絕縣港東南行為靈巖複阜重巒遞互隱映益南距郭
八十里麓漫原衍有神祠飛跂翼出叢薄間問其名曰
三公雲雩廟也縣負海抱江數旱旱輒請羣祀余熟知
雲雩之秩祀籍而不知其壯且麗也堂甚敞挾兩夾室

仰眡其修梁則歲月與重建之姓名咸在曰某年某月
某人詰其初置耆老莫知所因惟道其靈驗事不絕口
余攷圖志雲雩山屬鄞與定海分壤蓋二縣之鎮也夫
山益峻其神益靈呼吸雲氣觸石膚寸能潤澤其人故
雩必先有事於山川其在方國得即其封內祭之自祀
禮訛逸神有廟廟有像凡被服儼坐於壇墠而當牲牢
酒醴之薦者率唐迄今之袍憤也獨雲雩不然縹旒九
就黠纒兩耳山龍黼黻上下輝絢真古三公之飾斯非

穀梁氏所謂應乎上公而通乎陰陽者歟然則神之從來古矣而古今幾變也古者自吾身而達之政理所以橐籥太蘇坯範元化既靡所不用其極間過咎沴則自省自艾而齋慄禳祈亦與之並行蓋容有輕重而非以為簡也穀梁氏曰時窮力盡然後雩是知古人求神之簡而不知古人銷變之詳已大異矣後世人事缺圯又一切求之神神將不勝其應也則勞勞而無數茲神所以愈弗可忘已乃作送迎之詩使歌以祀神其詞曰海

浮天兮揚素濤江怒鯨兮生兩潮擁鹹沫兮空滔滔功
莫概兮杪與毫猗雲霄兮山之高乘陰陽兮凌九霄憫
我民兮殖藝勞畀嘉澤兮潤土膏操天弧兮服靈弋舉
長矢兮射魃妖驅雷車兮駕風鑣挹明河兮翻斗杓羌
儵忽兮霏四郊紛耕耔兮闕我耜神安翔兮反翠旂雲
隱隱兮闕鼓簫之帝閭兮賓以朝飭百職兮毋怠驕祛
稜氛兮鍾呂調百困庾兮樂且饒神之惠兮德孔昭慝
不腆兮牲若醪長思神兮仰次寥後三光兮孰使彫

記

江山勝槩樓記

謝康樂守永嘉垂七百年郡人始即城北門為樓以康樂泛中川涉孤嶼歷覽倦乎江壖因取北亭叙別之詩借樓以表之然晉志永嘉屬臨海合三郡戶不滿二萬今較以一縣何翅倍蓰計其當時荒涼寂寞翳為草莽之區與今之鄞肆派列闌閭隊分者迥不侔矣以故市聲瀕洞徹子夜晨鐘未歇人與鳥鵲偕起樓跨大達自

南城直永寧橋最為穰富俗以雙門目之而罕以謝稱也獨郡有大醮會守與賓為別席更衣之地酒三行登車迎導殿訶回集府治往往快里陌觀瞻而已其在斯樓也或牖高弗啓帷帝復張曾未覲江山之面而詎能識康樂之心哉四明史公以奎閣月卿藩宣我邦嘗按圖牒登樓而翫之病其庠陋不敞且頽棟落楹礎沒而瓦漂慨曰江山信美而誰與領之乃闕舊址乃鳩新材兩廡旁翼三閤洞開周以欄楯臨以呆窻白滌界其前

峙羅浮接其右隈斗山四繚迭為崔嵬大江橫以東下
勢欲去而徘徊見夫雲霞出沒景魄往來寺塔映乎林
壑艘舶湊乎帆桅於是江山之勝與目力不約而諧矣
勝曰江山勝槩以與衆共之而題康樂詩於屏間然則
康樂始獨受是樓之名而不專其名今同享江山之實
而得全其實公與康樂神契於七八百年之上非所謂善
學康樂者歟雖然昔人論江山之勝者以險持壯以德
持險而觀眺之勝不與焉非以為不足也先立其大者

而觀眺之勝從之也郡城之門十而北隅居其五蓋屏蔽大江便於守禦自郭山抵海壇然後達於三隅延袤十八里承平既久隳圯日增公嘗曲慮密籌計丈尺度土功將請於朝節郡費以新之可謂得設險之政矣雙門本唐名後易為望京郡俗侈外而窶中高車大蓋填巷塞途冠裳履服士隸亡別故公每欲辨名分崇禮節而民狃於故習未遽革也惟舉善而教使之見義而心服聞過而意消則人和之效又在於設險之先者茲不

亦政德之兩全歟夫合内外具本末公之為是郡也允協於古道則江山之勝備吾觀眺者暇日從公而登之可援筆而賦矣

永嘉重建三十六坊記

分畫井鄺標表術術此政也而有教焉何謂教示以好惡而著之風聲興其視聽而納之軌物斯為教矣古者閭必有門孝友睦婣任恤有學昕出夕入實具而名未立也唐人以在市為坊坊門縱閉水沴襍焉然則唐之

坊古之間也其後植以雙木結屋覆之門不設而揭扁於上為美名以誌名者教之所自出也詎容漫漶而就湮摧圯而終廢哉永嘉州郭延袤十八里較諸雄藩會府雖不及眡列城則過之在昔民聚未稠甲乙可數比緇黃者稱寺觀目姓氏者兼藝能大畧有以辨識足矣質而俚厖而未純者弗計也後乃文化寢成藩飾聿至祥符圖經坊五十有七紹聖間楊侯蟠定為三十六坊排置均齊架締堅密名立義從各有攸趣故摭其勝地

則容城鴈池甘泉百里是已邇其善政則竹馬棠陰問
政德政是已挹其流風則康樂五馬謝池墨池是已否
則歆艷以儒英掖導以世美梯雲雙桂儒志棣華與夫
揚名襲慶繡衣畫錦云者彪布森列可景可效而最切
於防範俾家警戶省則孝廉孝睦之號遺忠遺愛之目
或旌以招賢從善或斬以簡訟平市義利明而倫類彰
取舍審而操嚮正有不說之教焉獨慨夫風霜之剝泐
水火之蕩燬百二十餘年而沈守樞更建如楊侯之舊

又五十年而煥章少御史公實來其規設益逾於沈矣
觀其博棟竦楹翼以礎礎飛椽延檮被之藻彤阡周陌
匝絢焉如眉目之在人出者入者觸名感義一覩而三
思焉渠不知所以自懋哉紹其續增者曰狀元衮繡祈
報豐和復其續廢者曰崇仁榮親又永寧喫酒寶珠井
蓮為一郡都會撤而新之還明倫曰登瀛易浣紗曰鼎
桂總四十而仍舊稱以楊侯重也初楊侯既名其坊又
什以詠之曰三十六坊月一般今夜圓至今推髻弱髮

交口誦道豈非以其人蘊藉而平易近民之效哉今煥
卿公以銳志恢永圖以餘力輯小務凡城郭途路役之
至難者既已燦然畢就其於區坊瑣瑣若不足為公紀
而郡人請伐石以侈之蓋公不獨優於治辦而其禮賢
下士有足多者鄉飲釋菜日與諸生周旋揖遜士至歌
而頌之如魯泮然公於教思無窮之義其必有得於政
理之外矣

浙東路分新廳題名壁記

人之趣量相越其官業絕殊可歎也夫事條物畫細大畢盡不為苟且是之謂賢士大夫而不賢者反是且廬宇以庥其躬有吏有卒萃而為賦政出令之地又其家之寒暑燥濕託焉廼不能興一日必葺之念而猥曰傳舍云者此其人何如哉余去鄉之他郡見此類者衆問其故則曰我務實也問何者為實如民如兵如帑藏則又茫然泮然邈無緒績豈其以坐享給廩加之一意漁獵者為實歟抑亦甘寢飽食偷日惰歲此外皆以為名

歟中興路置鈐轄以統州郡廂禁之軍官使臣六品位
在守倅下斯亦不輕矣日有教春秋有大閱其駐劄之
所呵殿出入甚都而居無定廨非人情也其初以渡江
草創而不能置其中以旅寄壽寧之佛舍而不暇置其
後佛舍又為強有力者奪去而不及置又其後轉僦民
居遞互遷徙而卒無肯置者蓋百二三十年而郡守史
公實來會稽孫君紹祖始出力為已任告之首得城西
廢地若干步高明爽塏傍墉而瞰湖建大門為長廡屬

之廳如邦君之居賓次吏房周設其外而內有堂序牖
戶下至庖福無不全好又為亭冠塚上楊柳芙蓉渠周遮
掩映得四時之勝而於觀渡尤宜扁曰臨流用以滌煩
疏鬱可謂不苟矣余頃在芻局實與君相後先見其教
脩整治斛全齊平老胥桀倩尚遵奉其教令此余所見
者也其去而宰漢東攝光化統轄京西軍馬邊績軍聲
錡耀於榆塞之外余固得以其所見而信其所不見者
焉前後方伯巨人潑墨淋漓莫可勝紀茲所謂務實而

兼有其名者哉今將去而顯用於時復求居是官者列
氏名於壁余因掇其要節系之

樂清王次點東巖記

王君次點以詩書周官太史班范書東嚮為人師者二
十年其學長於講說引類貫倫斂博歸約為文峻潔雄
特下筆不自休走京邑咸願館之已而試輒北東書東
歸告余曰東巖之屋就矣吾將隱焉屋距縣三里自州
而遊台鴈者必經吾門逸人勝士暫止遽泊時有扣發

彼我交暢左接白沙春扈夏網麤羸蟻蜃採掇無算此
擊鮮醜酒一快也右並東岑佛廬塔戶磬梵鐘魚朝暮
清越此吟幽玩奇一助也依流而拱通崖而徑凝四顧
之矚則異植掩映紛紅翦綠趁節嫵媚陟十尋之步則
鉅海淼茫來潮去汐效技獻酬屋之狹不數楹而所貯
賒矣屋後山也三面平疇也聽羽族之和雖勝俗吻之
渝訛觀土物之茂好勝險心之梗榛若是者可遂隱乎
子盍記諸余曰允矣抑余聞昔之隱者或有隱之業故

耜而自耕汲而自灌漢魏以降土無塊壤則良艱矣甚
而庸伍僭舂織舂屨以肥其遯否則殍及之法固應爾
君獨能倩雲月為調度顓筆冊為性情哉已仕而祿未
仕而館士之常職也無媿於心而有功於人以自食其
道斯不害於隱之義矣君用之則某效子弟從之則某
善非孟氏歟余敢質君以其所為隱者

太師史越王祠記

恭惟孝宗皇帝祇通高廟紹光中興實惟一德之臣是

憲是圖粵由初潛以迄內禪所謂自周有終相亦惟終者故太師忠定史越王一人而已內輔國政外飭戎功大丞相所以覆露海隅而此邦愛戴不釋者抑豈偶然哉蓋聞之薦紳先生善為相者必先立乎國論善謀國者必先當乎天心天心者何曰仁而已矣孝宗每以讎恥未雪思用兵於敵者寢不遑夕獨越王謂讎可復也而不可無自治之規兵可用也而不可為嘗試之舉故每隨敵有功而民不困於鋒刃慶元權姦傲倖開衅卒

使境塞生靈淪胥靡底大丞相起而拯之一遵先算師
以直為應不貪勝以自疲將以信為御不先疑以自隙
歲幣絕矣而北人之辭愈恭城壁增矣而邊境之儲益
裕故百姓沐浴膏澤和樂萬里此天心所嚮而佛菩薩
一念慈憫共符合軌者祠之建於是地匪稱歟若夫太
守之佳政美績獄無淹囚庭無滯訟百吏畏風四民得
職嚴而卒歸於恕明而不流於察實同此仁心之運邦
人所欲贊頌特書守力止而亟辭者邦人不得而違也

故私記以附其後

定海七鄉圖記

縣東北距海西南屬之鄞廣輪綿五百里自錢武肅王
鏐以其地鹽出漁聚始置邑名之國朝熙豐間疆理公
革今之清泉靈緒崇丘靈巖大丘海晏則其鄉之定著
者也而清泉析為二管總號七鄉余嘗以縣籍攷之政
和六年戶一萬六千二百二十六口三萬六千二百墾
田三千三百頃蓋國家極盛時也中興以來休養生息

以迄於今戶賦政和幾增半之口更逾昔數之半而墾
田所加纔三十之二焉以故稅戶益分而客戶猥衆然
則東南之民雖未富而蕃庶可睹矣往年明越以歛告
聖天子為弛賦蠲租大出粟以贍之定海以口受粟仰
給於縣官者且六萬石夫當戶口滋衍之時幸其既富
而為漁民之政者唐開元是已聽其既庶而不暇修養
民之法者漢永康是已若其不以取民之易為常不以
予民之難為異無絲髮求民而一切應民之求焉此我

朝立國之至仁用以延洪慶祚於無極者也余既括七鄉而圖之併其山川徑畛風物古跡敢敬叙聖天子惠養元元之盛旨以諭萬世

定海主簿廳壁記

余既圖定海之版於壁乃度其簿書為七使隨其鄉而
出入之客有謂余曰古者圖與書相表裏周貢賦職九
事實與邦中土地分畫者並藏漢入關所收地形阨塞
爾戶口亦與焉今予之為是圖與書也使賦斂齊一鈎

校有考不至疊誅複取以為民病稱若職矣然廳壁無
記前後居是官者莫可考也母乃典猶有缺盍記諸余
曰子以為揭之壁間者眠藏諸人心者孰愈曰然則河
南尹之贊藍田丞之碑贊耶余曰有二說焉凡官於民
者惠利在人所去見思覩其草木猶景哀之而况其姓
名乎雖歲月既久觀聽不接一見其姓若名凜然興敬
乃可貴也其或弗良厥職恫瘝於民人厭苦之惟懼其
身去之不速而何望其跡之留也故有聞其事而唾去

見其名字而劃滅之者矣若是則雖大書深刻愈增愧
爾客曰遂書此以記可乎乃為撫諸吏牘自政和以來
得三十五人焉其必有遺愛可思者用前之說以侈之
而用後之說以自警云